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强调要“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我结合报告文学《谷文昌》，谈谈文学创作的几点体会。

选好选准题材

报告文学《谷文昌》的创作获得成功，最重要的是得益于题材——谷文昌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典型。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为谷文昌点赞，称赞他“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谷文昌是河南林县人，1943年参加革命，1949年参加长江支队南下，1950年5月进入东山。他在东山一干就是14年。他带领东山人民战胜风沙灾害，把荒凉的海岛变成东海绿洲；他勇于担当，提议把被国民党军队强行抓壮丁的家属由“敌伪家属”改为“兵灾家属”，一项德政暖了十万民心；他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定地维护了群众的利益；他用权以廉、持身以正，公物涓滴不入私门。用全部忠诚和行动践行了他立下的“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的庄重承诺。谷文昌不愧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楷模，忠诚、干净、担当的典范。新时代新征程需要谷文昌精神，谷文昌精神正穿越时空，化作催人奋进的能量。

机缘巧合的是，东山岛正是我的家乡，我亲历了东山岛由一个苦难的海岛、荒凉的海岛到美丽的海岛、幸福的海岛的巨变，深切感受到家乡的父老乡亲对谷文昌的怀念与爱戴。我是听着谷文昌的故事长大的。这是一个我熟悉和令我感动的题材，写一部全景式的反映谷文昌精神事迹的报告文学，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

我写出的报告文学原先取名为《香炉》，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报》首发，之后《光明日报》全文转载。在此基础上，我又将《香炉》扩充为15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谷文昌》，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和福建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该书出版以后，在文学界、出版界和党员干部中产生积极的反响。这部作品获得了中宣部第十四届“五个一工程”奖。

报告文学《谷文昌》何以成功

□ 吴玉辉



选准创作切口

在我创作报告文学《谷文昌》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关于谷文昌精神事迹的书籍了。我经过反复斟酌，决定选择一个全新的切入口。

报告文学《谷文昌》开头，我设置了一个悬念，在谷公坟前摆放着一个插满香火的花岗岩香炉，香炉上凿着“谷公——人民敬仰”六个字。看得出，香炉来自民间，香炉上的字并不是书法家所题，却是一笔笔用心凿上去的。接着，我写道：一个逝世的这么多年的县委书记，百姓依然铭记着他，这深层次的原因在哪里？香炉到底是谁送的？这背后隐含着哪些感人的故事？

于是，我带着读者从东山岛到谷文昌曾经下放的宁化，到南太行谷文昌的家乡，再回到东山，沿着谷文昌的足迹，从一棵树走近一个人，走近一个共产党人无私而磊落的精神世界，展现谷文昌身上体现的信仰的力量、忠诚的力量、人格的力量。最后，我写道：有没有找到香炉的捐献者，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找寻到香炉背后更为珍贵的东西。

这样的切入，与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我曾经提到五六十年代福建东山县委书记谷文昌，他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办事，当地百姓逢年过节是‘先祭谷公，后拜祖宗’”相呼应，读起来特别亲切。这种带入式的叙事方式，激发了读者阅读的兴趣，吸引了

读者探寻的目光。同时，通过寻找香炉的捐献者，使作品有一条鲜明的主线，串起情节的情节，避免写成先进事迹的罗列造成情节的碎片化，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和感染力，也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的空间。

写出人物命运感

写出人物的命运感，让个人的命运跟时代的背景联系起来，能让作品更加厚重、更加深刻。

国运连着家运，家运连着个人的命运。

在报告文学《谷文昌》中，我写了何赛玉老阿婆的命运。东山县山口村有个叫何赛玉的老阿婆，每年清明节都带着子孙去给谷书记扫墓。我在山口村采访了94岁的何赛玉老阿婆。老人家向我叙述了她坎坷的人生，她出生在海岛北部的前何村，出生后不久，就被遗弃在路旁，是一位从山口村出来要饭的奶奶救下了她。而这位老奶奶却在一次外出乞讨的时候，饿死在旷野中。由于风沙把田地都盖住了，种不成庄稼，何赛玉和奶奶当年一样，提着篮子，端上破碗，四处去讨饭。何赛玉老阿婆激动地说：“是谷书记来了，带着我们种上木麻黄。有了这些树挡住风沙，我们才过上了好日子。每到清明节，只要我走得动，我都要带上子孙去给谷书记扫墓。谷书记，好人啊！”采访结束时，何赛玉阿婆的外孙开着一辆轿车

来接老人家回去吃饭。我写道：“望着渐渐远去的轿车，有了一种强烈的感受，何赛玉老人命运的变化，不正是山口村乃至整个东山岛百姓命运变化的缩影吗？”何赛玉老阿婆这段人生经历的叙述，让读者加深了对东山百姓清明节“先祭谷公，后拜祖宗”的理解。

注重细节刻画和描写

我觉得，一部作品就像一张画作，有写意、有留白、有工笔。特别是细节的成功描写非常重要。

在《谷文昌》的“家风”一章，我讲述了几个感人的细节。

1980年底，谷文昌到了食道癌晚期，在组织安排下，由史英萍陪同到上海肿瘤医院接受治疗。谷文昌意识到属于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用平缓的口气对妻子说：“英萍，不要浪费国家的钱了，我们回漳州吧。明天你陪我去一趟南京路。”第二天，谷文昌在史英萍的陪伴下来到南京路，在一家服装店里，他动情地对妻子说：“记得那一年在东山，你扯了几尺花布想给自己做一件衣服，还挨了我的批评。当时我答应过你，等东山的百姓都过上好日子、穿上新衣服了，我一定给你买一件新衣服。这件衣服你就留着做个纪念吧。这辈子亏了你啊！”这是谷文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史英萍买衣服。史英萍强忍住泪水，默

默接过谷文昌买给她的衣服。一切尽在不言中……

谷文昌弥留之际，吃力地叮嘱前来看望他的工作人员：“我这次到上海看病，得知木麻黄寿命只有七八十年。你回东山后一定要让林业部门想办法，抓好木麻黄的更新换代，否则将来东山百姓要再受风沙之苦了。”这是他临终前的最后牵挂。

谷文昌去世时，身边只留下700元钱。去世之后，史英萍一周内就拆除了家中的电话，连同自行车一并上交，她说：“这是老谷生前的交代。”

谷文昌去世后，史英萍始终铭记谷文昌的教诲，她用自己的退休金默默地资助了六位贫困大学生。到了第五位大学生的时候，史英萍已经花完了有限的积蓄。最后，她把订购的牛奶停掉了，用来资助第六位贫困大学生。她说：“如果老谷在，也会支持我这样做的。”

有了这样的细节描写，使谷文昌这个人物显得很真实、很形象、很生动，也更有说服力、感染力。

深入生活勤于积累

20世纪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说：“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罗丹在《艺术论》中说：“生活中不是没有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朱熹也说过：“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个

道理，那就是创作要深入生活、勤于积累。

我深切体会到，只有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动真情，才能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

为了创作《谷文昌》，我深入东山县档案馆，阅读了大量谷文昌在东山工作期间的档案材料，走访了谷文昌家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深入到东山风沙灾害最严重的山口村、到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最集中的铜钵村采访，到谷文昌下放过的宁化石壁村和隆陂水库采访，还深入到谷文昌的家乡河南林州石板岩镇郭家庄村南湾自然村调研，做了大量的调研笔记，发现了许多新的珍贵的资料，进一步丰富了创作内容。

对于已有的材料，我也注意进一步深入挖掘。如在东山县谷文昌纪念馆，有一张谷文昌在宁化隆陂水库工地上躬身扛着大石头的照片。我带着这张照片来到宁化，深入采访当时的亲历者。当年隆陂水库工地的医生董元芳含着热泪向我讲述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谷老下放宁化时，临危受命，担任隆陂水库总指挥。他与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经常咳嗽、发烧，吃不下饭，又坚持不让食堂另外为他做饭。我看他经常饿着肚子带病上工地，拦也拦不住，只好为他推一支葡萄糖，帮他维持一点体力。民工是三班倒轮流交替，老谷经常是一人连三班。他说，关键时候领导在不在一线是大不一样的。真是铁打的人啊！”读者通过这段照片背后的故事，进一步感受到一个对党对人民绝对忠诚的共产党人形象。

早些时候，我采访谷文昌夫人史英萍时，发现了一本谷文昌留下的笔记本。当我翻开笔记本时，两行谷文昌的手迹映入我的眼帘：“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我当时受到很大震撼，谷文昌正是用全部忠诚和行动践行了这一诺言啊！而“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用今天的话说，不正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吗？

创作谈

思想的旅行

□ 王小理

十年前，我还是一个“科学苑”的小青年，做生物科技前沿分析和政策分析工作。喜欢旅行，也喜欢读《希爾伯特》《混沌：开创新科学》《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常常在傍晚，在工作大院的梧桐树下漫步，平静地、漫无目的地思考着历史、文明、开放、系统、混沌这类概念，似乎在某人的湖畔散步，又像在“范式”的边缘踌躇，在一种称为界面的概念上踱步，在复杂动态系统里徘徊。

与《学习时报》有缘。不知不觉或是机缘巧合，关注到独树一帜的《学习时报》，被她所刊载文章汪洋肆虐的思想所震撼、所折服、所陶醉。这些文章，围绕国家和社会发展重大命题问题，从文史哲、科技军事等多角度破题，充满新鲜经验、新鲜态度、新鲜方法，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这样的思想旅行，集家国情怀、缜密思维、文采飞扬于一体，有人文温度、有理论深度、有实践厚度，风光旖旎、悠然神往。

2012年后，开始主动订阅，孜孜研读，而所读报纸放于垫居沪上斗室阳光灿烂的窗口，不经意间竟然泛

黄，也泛出一种岁月沧桑感。

朝思暮想多了，内心的表达激情也就像生物酵母菌发酵一样，膨胀起来。于是，从《聚观：推动跨学科融合》起，开启了自己的科技人文之旅。为祛除对大科学计划概念的迷思，建议科技界避免误读美国“国家微生物组计划”。信服于《苦难辉煌》中的历史自觉和民族创新自信，提出“以历史自觉引领自然科技话语创新”和“牢牢把握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方法论”。结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逻辑、生物科技发展的理论逻辑和人类命运未来逻辑，提出生物科技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网络生物安全的相关论断。

文章发表后，多多少少是有些回声的，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的不经意间点赞、理论文摘的转载，自然内心激动。《美国“创新伙伴计划”与政府效能建设》，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等有关网站栏目的青睐，更令我对研究主题心生敬意。诸多素未谋面的同行的关注与支持，促使我与更大的研究界面进行学术切磋与交流，收获友谊、增进自信。虽不敢讲与报社诸位编辑老师在文稿选题或思想文字上心有灵犀，也颇为融洽。道不远人，信然。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曾说过：“一个人自身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一点作为状况，取决于他在生命旅程中所遭遇到的他人以及召唤着他的种种可能的信念。”如果说得到一个低倍数的放大镜，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学习时报》既是超清望远镜，又是高倍放大镜。在这里，我发现了新天地。自然，她成为我人生道路和学术思想进步的伴侣、在水伊人。在《学习时报》创刊20周年之际，我曾引用《诗经》佳句以赠报社及编辑：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

2018年底，闻听报社将换址搬家。于是，趁在京出差机会拜访，从原报社出发路过国防大学门口时，两排高大的杨树在冬日晴朗的天底下，负势竞上、互相轩邈。遥看百望山，勉强凑齐一句：俯仰一世，或容膝易安；富西两岭，必精鹭八极。

也许，从没有经历过如此的生活体验，一个青年人难以被深深触动；也许，经历了诸多的感动场合，一个中年人已经很难再次感动。但是，十年后，作为一名已经步入中年的读者和作者，还是经常被触动。庆幸生活于这个伟大的时代，科学人文两种文化交融的万里长征还刚刚走出一小步。

思想的旅行有起点，但不可能有终点。我们还要努力共同奋斗。“即使我们再也找不回年轻时那种兴奋与激动，但我们同样可以拥有一种更温和、持久的幸福。这是一种岁月也带不走的深切欢娱，除非我们死去。”2019年8月，换工作岗位后在《学习时报》新发文章，又凑出一句以记之：盈虚之有数，踏遍青山人将老；与子定同袍，便引诗情到碧霄。

展望未来，《学习时报》以综合性多学科视野、理论与实务并重的作者群体、中高端读者对象、简约清晰的文体，在培育和凝聚治国理政高层次人才、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话语高地等方面的作用将更加突出。因而，也更加需要凝神聚魂，为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立言。言人之未言、言人之不能言、言人之必言，将学习精神贯彻到底。



初冬的掠燕湖
多了北风少了绿色
岸边万条垂垂 飘飘一片素颜
但波光依旧潋滟
知白守黑 天鹅还在戏水
冷暖相随 鸳鸯亦然成对

还有一群群锦鲤
呼朋唤友 不离不弃
钓着桥上的诱惑
游来游去在正午的阳光里
叠加着闲情 回味着逸致

瀑布下的一处小岛
童话般漂浮着小小木屋
那是冬日的牵挂与呵护
不愿飞走的鸟儿
留恋二味书屋的灯光
争论着 君子如玉
还有大雅不群

掠燕湖的诱惑

□ 陈晓虎

看来 它们也想在这里
诗意地栖居

湖中央停着一艘红船
嘉兴南湖的那艘
虽是仿制 精神如灯
无数虔诚和朝圣
穿过岁月烟尘
来这里体悟初心

湖边 落叶如毯
两个古铜色的老者
不紧不慢 互相谦让
一边欣赏西府海棠
一边等着问道的人

远望亭的石阶
温润而清香
立于海拔73米
向北 醞酿状倾听

城市的川流不息
向南 浸穿层层宁静
眺想一叶一叶的竹影
和一拨一拨的生机

此时 无风
远处的柿子 在高高的树上
挂在湛蓝的天空
如一面面火红的旗帜
插满蟠龙桥头

此时 群贤毕至
战友般
招呼信仰的步伐
从春水坐船 到秋山登高
不负时光不负卿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第75期厅局法治班学员〕



张晓光/摄

